絜齋家塾書鈔

二

誥庶邦及於庶士少正御事朝夕諄諄而誥之使之毋得非時飲酒惟因祭祀而後可飲焉大抵古人飲酒自有時節蓋一切禁之則是絕人之情而不可以通行於天下非道也然苟非時而飲沈湎是務則足以喪德亦豈可哉所以惟祭祀則有酒惟燕饗則有酒祭祀而飲酒所以受福而飲酒焉非酒也飲福也若非祭祀非燕饗古人何嘗非時而飲詩所謂醉酒飽德人人有士君子之行鄉黨稱孔子唯酒無量不

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
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此一段有三項自妹土嗣爾股肱純至自洗腆致用
酒是說庶民自庶士有正至爾乃飲食醉飽是說士
大夫自丕惟曰至永不忘在王家是說康叔為民者
必竭其股肱之力接續不怠近則藝黍稷遠則為商
賈用孝養父母至於父母皆喜悅然後可以飲酒矣
為士大夫者必須進其德於老成為國老成之人以

將以革商人沈湎之俗必須自律其身可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已則不治何以治人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所謂文王誥教小子非特庶民之小子也諸侯卿大夫士之子皆在其中凡為小子者爾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自幼而教之庶其易入也成湯三風十愆具訓于蒙士周家之教

國子皆此意也所謂我民迪小子却是說庶民使民自訓迪其小子此之所言御事小子亦通上下言之也言我文王昔在西土之時自邦君御事至於小子無徃不輔助之徂者言其已徃也棐者輔助也棐上下通稱惟御事厥棐有恭是下輔其上也至於天棐忱辭則天固輔吾民矣人生於天地之間須得上之人輔助方能有立孟子舉放勲曰輔之翼之是也文王輔助昔之邦君御事小子而當時為邦君御事小

子者皆克用文王之教不厚於酒故我今日所以克受殷之命而有天下者皆由文王昔日誥教之所致歸其功於文王也夫人主受天之命其事亦大矣而周公乃獨歸之於不腆于酒周公豈欺我哉學者於此須當致思知不腆于酒乃所以克受天命則知腆于酒者天命安得不絕滅故曰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小而喪一身大而喪其國皆由酒之故盖人只是這一

心何由而馳散德何由而不進過失何為而生周公以劼毖二字告康叔此是教康叔律身行已至親切處且康叔宅衛將以丕變商人沈湎之俗則當先自正其身將以自正其身則豈可不常懷敬畏之念誠能畏敬方見兢兢業業凜然若不終日何緣去解湎于酒不然此心一放不能自律其身何以治人然則所當敬畏者何如下所言是也妹土之中殷賢臣蓋多有之汝其可以不畏汝為諸侯之長居方伯連帥

衛國之獻臣也亦不特衛國康叔既為諸侯之長凡
他國賢者皆在其中服休在上之臣服采在下之臣
皆服事於爾者圻父農父宏父此又汝國之三卿圻
父薄伐慆違司馬之官也農父司徒之官也宏父司
空之官也皆汝之疇類自獻臣百宗工服休服采之
臣與夫三卿亦當無不敬畏之此是周公教康叔做
工夫至深切處自上至下自小至大無所往而不敬
夫若是豈復有一念之自肆古人工夫直是精密今

此書中多說這毖字毖者敬畏之謂也明辯乃司使之秩然有倫整然有叙紀綱修整是之謂辯爾不能辯乃司則民皆湎于酒矣此是周公告康叔臨終又將此二字聳動之言商民有一人湎于酒皆是爾身上事則康叔所以自盡其職分者當如何

梓材　案袁氏梓材篇解永樂大典原闕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宅洛之舉蓋以洛邑天下之至中也上可以應天道

下可以使四方諸侯之朝貢當時實未嘗遷於洛但為行都使往來其中平居則在鎬京或朝會諸侯則至于洛此意甚好唐自太宗以下明皇以上建都長安而往來于東都蓋深得周名營洛之遺意也然周召營洛而不遂都于洛者何故蓋洛邑雖天地之中而論其形勢則不若鎬京鎬京與關中壤地相接關中天下之至險所謂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自古建都莫如關中漢唐所以強盛只

矣

召誥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

墓而乍到新邑凡室廬器用之類皆未便安必相與咨嗟以怨其上今朝廷有大役而彼皆竭力盡心無一人有異志此果何道以致之這般處景象要看在後世無此等事大抵人心亦不難感只看在我所以區處其事者如何以聖賢之道德固已足以丕變人心於不言之表況古者作事凡人稍衆便以軍法從事葢不如是不能整齊周禮以軍禮同邦國而曰大役之禮任衆也所謂五兩足旅軍師其法皆與軍禮

只是成王曾來洛召公面陳此戒謂營洛大事也召
公既先相宅周公又達觀于新邑營其後成王又必
來看一次不應國家舉此大事而王者不親來觀東
萊之意蓋謂序書只言成王在豐使召公先相宅不
曾在洛然不可如此論當時孔子序書豈能一一具
載亦只舉其大綱爾且如仲虺之誥序不過曰湯歸
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未嘗說成湯有慙德也若
無此篇書何以知因有慙德而作只以洛誥觀之召

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序只以爲使來告卜爾然自王拜手稽首以下皆周公成王面相答問之言序亦何嘗及此哉然則洛誥所謂使來告卜只到伻來以圖及獻卜召誥所謂使召公先相宅只到庶殷丕作自是以下皆成王在洛召公親對成王告戒無可疑者又况古人告戒人主非如後世作一篇書進之於君不是當面親說如太甲三篇說命三篇皆言於人主之前史官編之成書爾便如立政等

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天雖終殷之命然自成湯之下諸先哲王其英靈猶在天詩所謂三后在天是也越後王後民言其後以服厥命厥終是說紂忠智之士隱藏不出而在位者無非瘝病之人所謂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皆攜持出亡而紂又執之使之在此受其殘虐天憫吾民如此亦甚哀矣今眷命用懋王可不疾敬德乎精神全

是形容疾敬德之意天迪從子保天迪格保是天嚮
我之意也故夏商之君必考天意之所嚮而順之今
之眷命用懋猶前日之天迪從子保天迪格保也則
王之疾敬德亦當如夏商之君面稽天若可也夏商
之君其能順天之意如此其後猶墜厥命今王不能
疾敬德竊恐天命又轉而之他然則王當如之何亦
曰無遺壽耇而已矣壽耇之人能稽古人之德又能
稽謀自天是可違乎稽謀自天即面稽天若之意也

今須看召公告成王以敬德何故須首先說無遺壽耇這便見古人告君一句是一句如良醫用藥直是下得的當且向者成王疑周公其不能敬信壽耇也亦甚矣於壽耇之人而遺之何有乎敬德當時不特周公如毛畢之徒皆文武舊臣國家元老成王若能聽信此等人安得而不敬厥德告之以敬德又下一疾字至言所謂敬德者則又首及無遺壽耇其的當如此王今年雖尚幼然既居天子之位任了這般職

為緩畏民之險來紹上帝服于土中看不敢二字分
明是說成王孰謂成王未嘗至洛耶觀其語意自是
可見古人直是見民之險所謂若蹈虎尾涉于春冰
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後世但見一人之尊巍然在
于民上孰以民為可畏殊不知稍有失德民心去之
豈不甚險乎

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
又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意而書之也夫洛邑之作召公以為王來紹上帝周
公以為其自時配皇天盖此國家之大事也所以繼
天而出治者實在於此以大臣望其君而欲至於配
天德此其規模廣大豈與後世人臣比哉毖祀者謹
祭祀之禮也洛邑天下之至中故曰自時中乂成命
無一毫虧欠之謂也昊天成命二后受之在文武時
天命故無有不成者也然成王茍恃其成而小忽焉
則已成者其可常保乎故君奭曰我式克至于今日

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
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此是說商民言王不可以民小之故遂用非法以治
之至行威虐殄戮斯民王居莫大之位則亦當有莫
大之德位為天下之至尊則德亦與位同其尊所謂
王位在德元也能如此則民皆刑用於天下矣若以
刑罰治之民却未必刑用以德先之則民自莫不取
法如刑罰之不敢犯焉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

小民者甚言其至微至弱不足道也然王不可以其至微至弱而忽之受天永命全在他身上此等議論後世不復聞矣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周既革商則視商民蓋讎也然商民之中亦有賢人故謂之百君子友民謂周之民也周公自任其責以

為我當以商周之民保受王之威命明德此亦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之意合商周而為一也召公以幣旅王而并及周公周公以為我不敢當此禮也故盡以其幣歸之於王用供王祈天永命幣帛蓋禮神之物也史臣所以書旦曰其亦探周公之微意歟此一篇書既略不及成王來洛之意不以為成王曾來亦可但自太保乃以庶邦冢君而下分明是召公在成王前說既非成王來洛則必是以告卜

得成王始親政事能委任周公能凡事皆合道理可謂有其始矣然須思量圖惟厥終可也諸侯之事上有享上者亦有不享者汝須當敬識之敬識者惟敬故能識也不敢怠惰不敢放弛則此心清明自然不惑所謂享與不享却不在物之厚薄惟在其禮儀如何物雖有餘禮儀不足惟曰不享蓋誠意不存而徒庭實旅百備物豐腆以是為享上與不享何異哉成王幼沖之君也於此處不能無惑周公深懼其視諸

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
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
周公有告歸之意故成王不許其去而留之此乃成
王留周公之辭公舉大明之德以我小子揚文武之
烈今須看這稱字與這揚字皆振作舉揚之意文武
之烈何嘗不在然又須有人舉而揚之始得所謂以
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中庸亦曰文武之
道布在方冊其人存則其政舉揚即舉之意也天之

命即文武之烈能揚文武之烈即所以奉答天命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於四方旁作穆穆迓衡觀此數句成王可謂深知周公矣周公心術之微皆被成王見得後說出來如此大明之德足以昭假天地甚次第光明俊偉而無一毫厭倦之心方且勤施于四方觀勤之一字周公之心何如哉所謂昔公勤勞王家古之為宰相大臣者是直勤勤不已孟子形容此意而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

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夫有所不合則日夜以思忽然得之坐以待旦便欲出做其勤為如何後世為宰相大臣者只是不勤國勢之微弱民生之未安賢才之隱伏皆置而不問天下安得平治所謂勤却不是躬親簿書期會斷獄聽訟之間以是為勤也謂之施于四方蓋施其事於天下使四海無不被其澤宰相職業要當如是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若己推而納之溝中伊尹之相業也勤施于

於上求所以奉祭祀而已大抵人君為天地宗廟百神之主莫大於奉祭祀能奉祭祀君道無餘藴矣且如人主誠知吾之職分莫大於奉祭祀豈復有一念之不兢業有一毫之少放肆又豈敢信用左右之言而所載之功或有不當者是以古之人主早夜兢業不敢少有怠惰少有障蔽惟求所以能奉祭祀焉爾成王日夜得周公周旋左右啟迪開發此心清明無一毫之蔽塞是以深見得人君職業有在於是故其

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秬鬯祭宗廟社稷之所用也成王以秬鬯二卣遺周公用安寧周公之心分明待之如神明尊之至也古者大饗之禮皆如宗廟之禮則以二卣寧周公不為過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此使者之辭使者之來成王拜以送之也周公不敢當此禮故即以禋于文

王武王惠篤敘以下祝辭也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此一篇書自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至拜手稽首誨言是成王在宗周周公在成周使來告卜之辭卜洛者召公周公實未嘗卜而曰我卜河朔黎水

即辟于周命公後處之得其當如此於是復為成王留觀其告王以作周恭先而自勉以作周孚先則與前日茲予其明農之言不同矣是周公復留以輔成王也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自此以上皆攝政七年間之事也

乾隆御覽之寶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